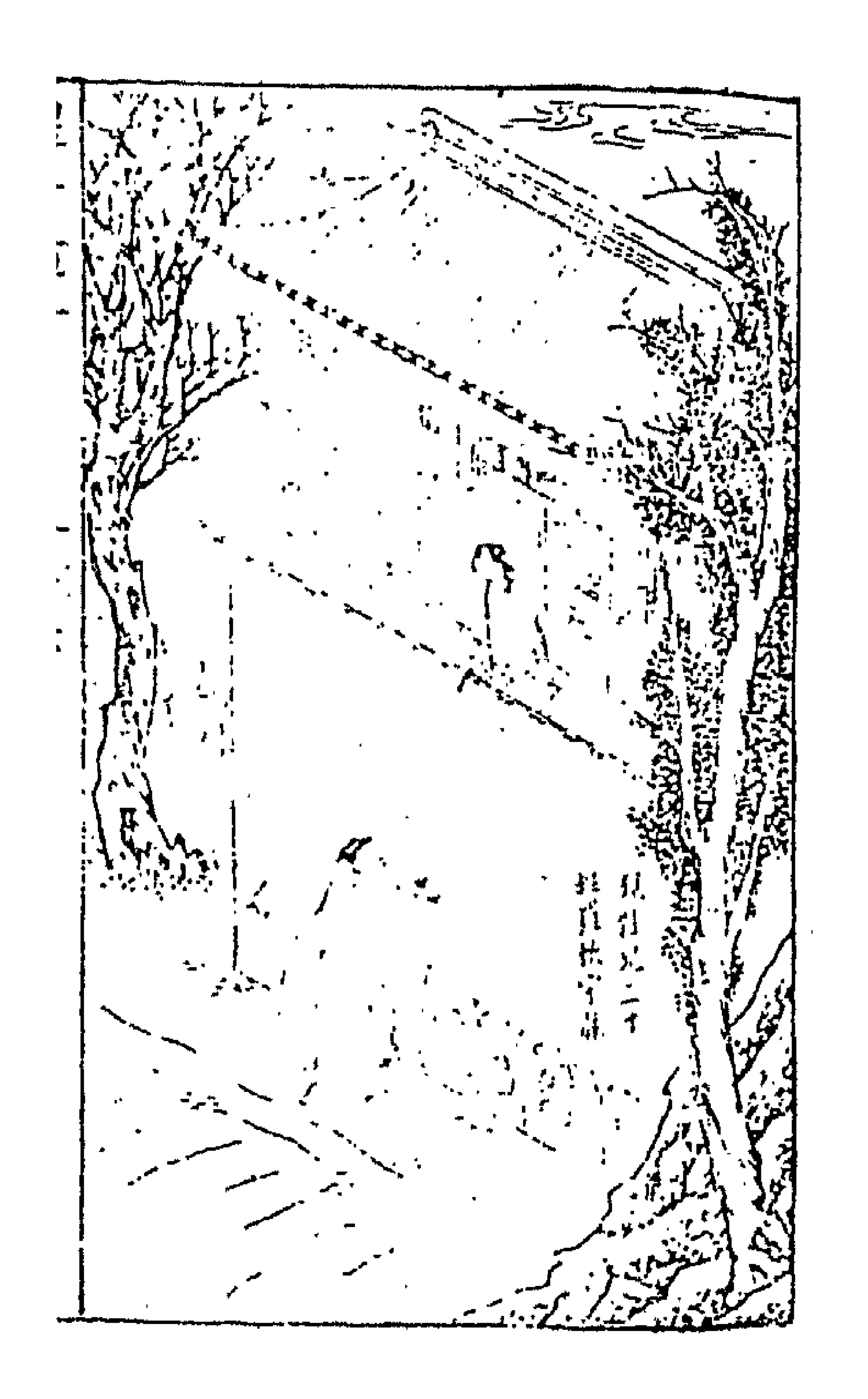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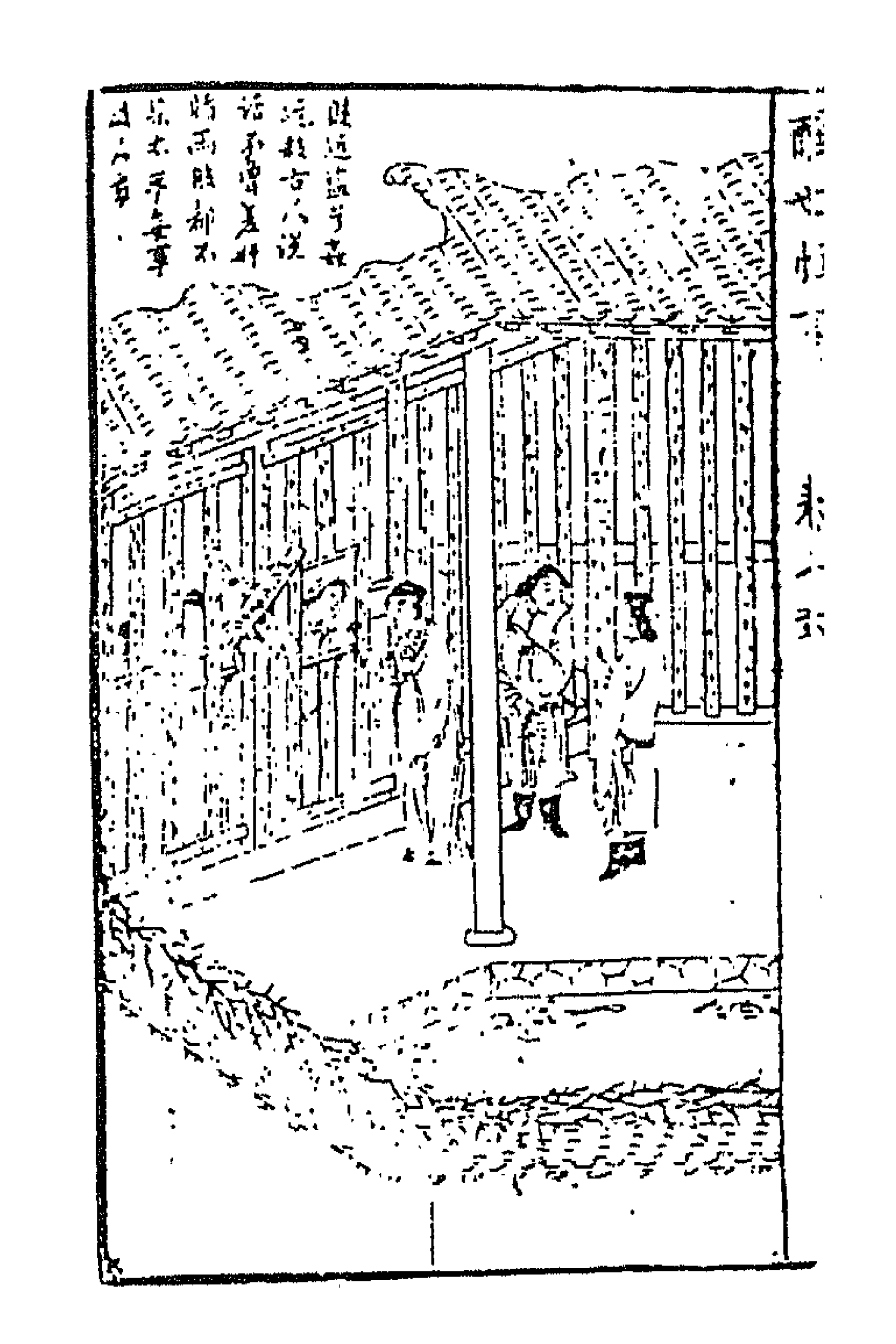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得便宜處笑嘻嘻　不遂心時暗自悲
誰識天公顛倒用　得便宜處失便宜

近時有一人姓强平日好占便宜倚强凌弱里中都懼怕他熬出一个諢名叫做强得利一日偶出街市行走看見前邊一个单身客人在地下檢了一个兜肚兒提起頗重想來其中有物慌忙趕上前攔住客人說道這兜肚是我腰間脫下來的好好還我客人道我在前面走你在後面來如何到是你腰間脫下

來的好不道理強得利見客人不從就擎手去搶兜
扯住兜肚上一根帶子兩下你不與我不放街坊人
都走攏來問其緣故二人各爭執是自己的兜肚兒
眾人不能剖判其中一个老者開言道你二人口說
無憑且說兜肚中什麼東西合得着便是誰的強得
利道罷罷煩與你猜謎道自我只認得自己的兜肚
還我便休若不還時與你并个死活只這句話衆人
已知不是強得利的兜肚了多有懼怕強得利的有
心幇襯他便上前解勸道客人你不識此位強人可
便是本地有名的豪傑這兜肚你是地下撿的將非

已物就把來結識了這位大哥也是理所當然客人被勸不過便道這兜肚果然不是小人的只是財可義取不可力奪既然列位好言相勸小人情願將兜肚打開看是何物若果有些采頭分作三股小人與强大哥各得一股那一股送與列位們做个利市店中共飲三杯以當謝勞那老者道客官說得是强大哥且放手都交付與老漢手裏老者取兜肚打開看時中間一个大布包包中又有三四層紙裹着光光兩錠雪花樣的大銀每錠有十兩重强得利見了這兩錠銀子愛不可言就使歎心起來便道論起三

股分開可惜壞了這兩個錁兒我身邊有幾兩散碎銀子去要去買生口的把來送與客人留下這錁兒與我罷一頭說一頭在腰裏摸將出來三四個零碎包兒湊起還稱不上四兩銀子連眾人喫酒東道都在其內客人如何肯收兩下人爭嚷起來又有人點掇客人道這位老大哥不是好惹的你多少得些采去罷老者也勸道客官這判兩銀子都把與你我們衆人這一股不要了那一日不喫酒省了這東道來求你二位罷口裏說時那兩錠銀子在老者手中已被強得利掌手搶去了那客人沒奈何只得留了這

四兩銀子覓得利道華慈我身邊沒有碎銀前街有个酒店是我舅子開的有勞衆位多時少不得同去一坐衆人笑道恁地時連客官也去喫三杯今後就做个相識一行十四五人同走到前街朱三郎酒店裏大樓上坐下覓得利一來白白裏得了這兩錠大銀心中歡喜二來感謝衆人幫襯三來討了客人的便宜又賴了衆人二股利市心上也未免有些不安况且是自己舅子開張的酒店越要買弄好酒好食只顧教搬來喫得个不亦樂乎衆人个个醉飽方纔散手共喫了三兩多銀子覓得利教記在自家帳上

衆人出門作別各自散訖客人乾淨得了四兩銀子也自歸家去了過了兩日賺得利要買生口牙子店裏又來取酒錢家中別無銀兩只得把那兩錠雪白樣的大銀在一个傾銀鋪裏去倩銷指望加出些銀水那銀匠接銀在手翻覆看了一回手內顛上幾顛問道這銀子那里來的賺得利道是交易上來的銀匠道大郎被人哄了這是鐵胎假銀外邊是銅錫只薄薄一層皮兒裏頭都是鉛鐵賺得利不信只要鏨開銀匠道鏨壞時大郎莫怪銀匠動了乒乒乒乓鏨開一个口子那銀皮裂開裏面露出假貨賺得利

看了自也不信一生不曾做這折本的交易自作自
受埋怨不得別人坐在櫃卓邊呆呆的對着這兩錠
銀子只顧看引下許多人進店都來認那鐵胎銀的
說長說短强得利心中越氣正待發作只見門
外兩个公差走入大喝一聲不由分說將鍊了扣了
强得利的頸連這兩錠銀子都解到一个去處原
來本縣庫上錠銀收了幾錠假銀知縣相公暗差做
公的在外緝訪這兜肚裏銀了不知是何人掉下的
那錠樣正與庫上的相同因此被做公的拿了解上
縣堂知縣相公一見了這錠樣認定是造假銀的先

提不容分訴，一上打了三十毛板，將强得利送入監裏，要他賠補庫上這幾錠銀子，三日一比較。强得利無可奈何，只得將田產變價上庫，又央人情在知縣相公處說明這兩錠銀子的來歷。知縣相公聽了分上，饒了他罪名，釋放寧家。共破費了百外銀子，一个小小家當，弄得七零八落。被里中做下幾句口號，傳做笑話道是：

强得利，强得利，做事全不濟。得了兩錠寡鐵，破了百金家計。公堂上毛板是我打來，酒店上東道別人喫去。似此折本生涯，下次莫要淘氣。從今改張

為強得利喚做失利再來嫖里欺幫只怕縮不上
身漏
這段話叫做强得利貪財失采正是得便宜處失便
宜如今再講一個故事叫做陸五漢硬留合色鞋也
是為討別人的便宜後來弄出天大的禍來正是

爽口食多應損胃　快心事過必為殃

話說　國朝弘治年間浙江杭州府城有一少年子
弟姓張名藎積祖是大富之家幼年也曾上學攻書
只因父母早喪沒人拘管把書本拋開專與那些浮
浪子弟往來學就一身吹彈歌舞慣在風月場中貫

養煙花寨裏鑽研因他生得風流俊俏多才知趣又有錢鈔使費小娘們多有愛他的奉得神魂顛倒連家裏也不思想妻子累諫不止只索由他一日正值春間西湖上桃花盛開富夜請了兩个名妓一个喚做嬌嬌一个叫做倩倩又約了一般幾个子弟教人喚下湖船要去遊玩自已打扮起來頭戴一頂時樣縐紗巾身穿着銀紅吳綾道袍裏邊繡花白綾襖兒脚下白綾襪大紅鞋手中執一柄書畫扇子後面跟一个垂髫標致小厮叫做清琴是他的寵童左臂上掛着一件披風右手拿着一張荻子一管紫簫都是

嘆嗽何如
女子每亦
見不可千
長

蜀錦製成窠兒盤髮髻了家中生綫鋪門首擺布衣
却打從十官子巷中經過忽然擡頭看見一家臨街
樓上有個女子揭開簾兒潑那殘水那女子生
得甚是嬌艷怎見得有清江引爲證

　誰家女兒委實的好賽過西施貌面如白粉搽
　似烏雲鬢若得他近身時竟靈兒都掉了

張當一見身子就酥了半邊便立住脚不肯轉身假
意咳嗽一聲那女子潑了水正待下簾忽聽得咳嗽
聲響望下觀看一眼瞧見個美貌少年人物風流打
扮齊整也俊騷流形兩面對覷四目相視那女子下

覺後復石笑張藎一發竟不附體只是上下相偪不能過話正看間門裏忽走出个中年人來張藎急忙廻避等那人去遠又復走轉看時女子已下簾進去佇立一回不見蹤影教清琴記了門面明日再來打探臨行時還回頭幾次那西湖上平常是他的腳邊路偏這日見了那女子行一步懶一步就如走幾百里山路一般甚是艱難出了錢塘門來到湖船上那時兩个妓女和着一班子弟都已先到見張藎上船俱走出船頭相迎張藎下了船清琴把衣服銀子藏見放下篙子開船身卻心中去那一日天色晴明堤

上桃花含笑柳葉舒眉往來踏春士女攜酒挈榼紛紛如蟻有詩為証、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　錯把杭州作汴州、

且說張藎船中這班子弟們一个个吹彈歌唱施逞技藝偏有張藎一意牽掛那樓上女子無心歡笑托腮呆想他也不像遊春到似傷秋光景衆人都道張大爺平昔不是恁般今日為何如此不樂必定有甚緣故張藎含糊答應不言所以衆人又道大爺不要敗興且開懷喫酒有甚事等我衆弟兄與你去解紛

又對嬌嬌倩倩道想是大爺怪你們不來幫襯故此着惱還不快奉盃酒兒下禮嬌嬌倩倩真个篩過酒來相勸張藎被衆人鬼諢勉强酬酢心不在焉未到晚就先起身衆人亦不強留上了岸進錢塘門徑打十官子巷經過到女子門首復咳嗽一聲不見樓上動靜走出巷口又踅轉來一連數次都無音响清琴道大爺明日再來罷若只管往來被人疑惑張藎依言只得回家明日到他家左近訪問是何等人家有人說他家有名叫做潘殺星潘用夫妻兩个止生五女年幾十六喚做壽兒那老兒與一个官宦人家濮清

裏有些瓜葛，冒着他的勢頭，專在地方上嚇詐人的錢財，騙人酒食，地方上無一家不怕他，無一个不恨他，是个賴皮刁鑽主兒。張藎瞧了，記在肚裏，慢慢的在他門首踱過，恰好那女子揭簾遠望，兩下又復相見。彼此以目送情，轉加親熱。自此之後，張藎不時往來其下探聽，以咳嗽爲號，有時看見，有時不見，眉來眼去，兩情甚濃，只是無門得到樓上。一夜，正是三月十五，皓月當天，渾如白晝。張藎在家坐立不住，吃了夜飯，趁着月色，獨步到潘五用門首，並無一个人來往。見那女子正捲起簾兒，倚窗望月。張藎在下看見

買好物

輕輕咳嗽一聲上面女子會意彼此微笑張蓋袖中摸出一條紅綾汗巾結个同心方勝團佽一塊望上擲來那女子雙手來接恰好正中就月底下仔細看了一看把來袖過就脫下一隻鞋兒投下張蓋雙手承受看時是一隻合色鞋兒將指頭量摸剛剛一折把來繫在汗巾頭上納在袖裏望上唱个肥喏女子還了个萬福正在熱鬧處那女子被父母呼喚只得將窻兒閉上自下樓去張蓋也興盡而返歸到家裏自在書房中宿歇又解下這隻鞋兒在燈前細翫果是金蓮一瓣且又做得甚精細怎見得也有清江引

為証、
觑鞋兒三寸輕羅軟窄勝蕖花片、若還繡滿花、只
費分毫線、儘他香噴噴不沾泥、只在樓上轉、
張藎看了一回、依舊包在汗巾頭上、心中想道、須尋
个人兒通信與他、怎生設法上得樓去、方好、若只如
此空研光眼飽肚饑、有何用處、左思右筭、除非如此
方能到手、明日午前袖了些銀子、走至潘家門首、望
樓上不見可人、便遠遠的借个人家坐下、看有甚人
來往、事有湊巧、坐不多時、只見一个賣婆手提着个
小竹撞進他家去、約有一个時辰、依原提着竹撞出

來從舊路而去張藎急趕上一步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慣走大家賣花粉的陸婆就在十官子巷口居住那婆子以賣花粉為名專一做媒作保做馬泊六正是他的專門故此家中甚是活動兒子陸五漢在門前殺豬賣酒平昔酗酒撒潑是個兇徒連那婆子也常要教訓幾拳的婆子怕打每事到都依着他不敢一毫違拗當下張藎叫聲陸媽媽陸婆回頭認得便道呀張大爺何來連日少會張藎道道纔去尋个朋友不遇便道在此經過你怎一向不到我家走走那些丫頭們都望你的花哩陸婆道老身日日要來拜

望大娘倘有這些没正經異絆住身子不曾來得一頭說已到了陸婆門首只見陸五漢在店中賣肉曾酒十分熱鬧陸婆道大爺喫茶去便好只是宗[?]閒[?]隘[?]敞[?]不好屈得貴人張藎道茶到不消還要借幾步路說話陸婆道少待連忙進去放了竹擋出來道大爺有甚事竹成老媳婦張藎道這里不是說話之處且隨我來直引到一个酒樓上揀个小閣兒中坐下酒保放下杯筯問道可還有別客麼張藎道只我二人上好酒煖兩瓶來將新果子先將來案酒好嗄飯只揀三四味就勾了酒保答應下去不一時都已取到

擺做一卓子斟過酒來喫了數盃張大郎打發酒保下去把閣子門閉了對陸婆道有一事要相煩媽媽只怕你做不來那婆子笑道不是老身誇口憑你天大樣疑難事體經着老身一了百當大爺有甚事只管分付來包在我身上與你完成張大郎道只要如此便好當下把兩臂靠在卓上舒着頭向婆子低低說道有个女子要與我勾搭只是沒有做脚的難得到手曉得你與他家最熟特來相求去通个信兒若說法得與我一會決不忘恩今日先有十兩白物在此送你閑手事成之後還有廾兩使去袖裏摸出兩个大

錠放在桌上陸婆道銀子是小事你且說是那一家的雛兒張藎道十官子甚潘家壽姐可是你極熟的麼陸婆道原來是這个小鬼頭兒我常時見他端端正正還是黃花女兒不像要尋野食喫的怎生着了你的道兒張藎把前後遇見并夜來睹鞋的事細細與婆子說知陸婆道這事到也有些難處哩張藎道有甚難處陸婆道他家的老子利害家中並無一个雜人止有媽親三口寸步不離況兼門戶謹慎早閉晏開如何進得他家這个老身不敢應承張藎道媽媽你適纔說天大極難的事經了你就成這些小事

如何便擡故不肯與我用全憑必擡謝禮發落故意作難麼我也不管是必要在你身上完成我便再加十兩銀子兩匹段頭與你老人家做壽衣何如陸婆見着雪白兩錠大銀眼中已是出火却又貪他後手找帳心中不捨想了一回道既大爺恁般堅心若老身執意推托只道我不知敬重了待老身竭力去圖看你二人緣分何如倘圖得成是你造化了若圖不成也勉强不得休得歸罪老身這銀子且留在大爺處待有些効驗然後來領他與你這隻鞋兒到要把來與我好去做個話頭張藎道你若不收銀子我怎

[illegible]　比於予矜　真非人

放心陸婆道既如此權且收下若事不諧依舊還把與摘在袖裏張藎摸出汗巾解下這隻合色鞋兒遞與陸婆陸婆接在手中細細看了一看喝采道果然做得好將來藏過兩个又喫了一回酒食起身下樓算還酒錢一齊出門臨別時陸婆又道大爺這事須緩緩而圖性急不得的若限期限日老身就不敢奉命了張藎道只求媽媽用心就遲幾日也不大緊倘有些好消息竟到我家中來就是罷各自分別而去正是

要將撮合三盃酒　結就歡娛百歲緣

情竇初女心迷情態逼真

且說潘壽兒自從見了張藎之後、精神恍惚、茶飯懶沾、心中想道、我若嫁得這个人兒、也不枉為人一世、但不知住在那里、姓甚名誰、那月夜見了張藎、很不得生出兩个翅兒、飛下樓來、隨他同去、得了那條紅汗巾、就當做情人一般、抱在身邊而臥、睡到明日午牌時分、還痴迷不醒、直待潘婆來喚、方纔起身、又過兩日、早飯已後、潘用出門去了、壽兒在樓上、又玩弄那條汗巾、只聽得下面有人說話响、却又走上樓來、壽兒連忙把汗巾藏過、走到胡梯邊看時、不是別人、却是賣花粉的陸婆、手內提着竹撞、同潘婆上來、到

了樓上陸婆道壽姐我昨日得了兩般新樣好花往地送來與你連忙開了竹籠取出一朵來道壽姐你看何如可像真的一般潘壽兒接過手來道果然做得好陸婆又取出一朵來道與潘婆道大娘你也看看只怕後生時從不曾見恁樣花樣哩潘婆道真个我幼時只戴得那樣粗花兒不像如今做得這樣細巧陸婆道這个只算中等還有上一等的若看了眼睛的就亮起來老的便少起來連壽還要增上幾年哩壽兒道你一發拿出來與我瞧瞧陸婆道只怕你不識貨出不得這樣貴價錢壽兒道若買你的不起

看是看得起的陸婆陪笑道老身是取笑話兒壽姐怎認真起來就連我這籃兒都要了也值得幾何待我取出來與你看只揀好的任憑取擇又再出幾朵來比前更加巧妙壽兒揀好的取了數朵道這花怎麼樣賣陸婆道呀老身每常何曾與你爭價錢却要問價起來但憑你分付罷了又道大娘有熱茶使相求一碗潘婆道看花與了連茶都忘記去取你要熱的待我另燒起來說罷往樓下而去陸婆見潘婆轉了身把竹櫝內花朵整頓好了却又從袖中摸出一个紅紬包兒也放在裏邊壽兒問道這包的是什

麼東西陸婆道是一件要緊物事你看不得的壽兒道怎麼看不得我偏要看把手便去取陸婆口中慢說決不與你看卻放个空讓他一手扯起連叫阿呀假意來奪時被壽兒搶過那邊去打開看時卻是他前夜與那生的這隻合色鞋兒壽兒一見滿面通紅陸婆便勞手奪去道別人的東西只管亂搶壽兒道媽媽只這一隻鞋兒甚麼好東西恁般尊重把紬兒包着卻又人看不得陸婆笑道你便這樣說不值錢卻不道有个官人把這隻鞋兒當似性命一般教我遍處尋訪那對兒哩壽兒心中明白是那人教他

有二作 讓

來道信好生歡喜便去取出那一隻來笑道婷婷我到吉一隻在此正好與他恰是對兒莊將道替我討着了你卻怎麼發付那生那生看見低低道這事賢姊總是曉得的了我也不消瞞得索性問個明白罷那生將的是何等之人姓甚名誰平昔做人何如婆子道他姓張名藍家中有百萬家私做人極是溫存多情爲了你日夜牽腸掛肚廢寢忘食曉得我在你家相熟特央我來與你討信可有個法兒放他進來麼壽兒道你是曉得我家爹爹利害門戶甚是嚴急夜間等我吹息燈火時過了還要把火來照過一遍方

樓下去歇息、怎麼得个策兒、與他相會、媽媽、你有什麼計策、成就了我二人之事、奴家自有重謝、陸婆相了一相道、不打緊、有計在此、壽兒連忙問道、有何計策、陸婆道、你夜間早些睡了、等爹媽上來照過、然後起來、只聽下邊咳嗽爲號、把幾匹布接長、垂下樓來、待他從布上攀緣而上、到五更時分、原如此而下、就往來百年、也沒有那个知覺、任憑你兩个取樂、可不好麼、壽兒聽說、心中歡喜道、多謝媽媽玉成、還是幾時方來、陸婆道、今日天晚、已來不及、明日侵早去約了他、到晚來、便可成事、只是再得一件信物與他方

見老身做事的當，壽兒道，你就把這對鞋兒一總拿去為信，他明曉來時，依舊帶還我，說猶未了，潘婆將茶上來，陸婆就拈把鞋藏于袖中，吃了兩盃茶，壽兒道，陸媽媽花錢今日不便，改日來還罷，陸婆道，遲幾日不妨，得老身不是這項碎的，取了竹擡作別起身，潘婆母子直送到中門口，壽兒道，媽媽明日若空，走來話話，陸婆道，曉得，這是兩个意會的說話，潘婆那里知道，正是

浪子心，佳人意，不禁眉來和眼去，雖然色膽大如天，中間還要人傳會，伎倆熟，口舌利，搭面攝要多

巧計虔婆縛號馬泊六，多少良家受他累，不消天不怕地，不怕傍人閒放屁，只須瞞卻父和娘，暗中撮就鴛鴦對，朝朝想，暮暮想，想得人如痴與醉，不是冤家不聚頭，殺卻虔婆方出氣。

且說陸婆也不回家，徑望張藎家來，見了他渾家，只說賣花問張藎時，卻不在家，張藎合家那些婦女，把他這些花都搶一個乾淨，也有見也有賒，混了一回，等他不及，作別起身。明日絕早，袖了那雙鞋兒，又到張家問時，說昨夜沒有回來，不知住在那里。陸婆依舊回到家中，恰好陸五漢要殺一口猪，因副手出去

了，在那里焦躁，見陸婆婆道來得極好，且相求我縛一縛，借見那婆子平昔懼怕兒子，不敢不依，遂待我脫了衣服，幫你望裏邊進去，陸五漢就隨他進來，見婆子脫衣時落下一个紅紬包兒，陸五漢只道是包銀子，拾起來走到外邊，解開看時，却是一雙合色女鞋，喝采道，誰家女子有恁般小脚，相了一會，又道這樣小脚女子，必定是有顏色的，若得抱在身邊睡一夜，也不枉此一生，又想道，這鞋如何在母親身邊却又是穿舊的，有恁般珍重，把紬兒包着，其中必有緣故，待他尋時，說話兒嚇他，必有實信，原把來包好

揣在懷裏婆子脫過衣裳抱着兒子脊背來救了渾
過手穿了衣服却又要去尋張蓋路出門把手摸稍
中時那雙鞋兒却不見了連忙復轉身尋蹤影也不
見急得那婆子叫天叫地陸五漢冷眼看母親恁般
着急由他尋个氣歎方纔來問道不見了什麼東西
這樣着急婆子道是一件要緊物事說不得的陸五
漢道若說个影兒或者你老人家目力不濟待我與
你尋看如說不得的你自去尋不干我事婆子見兒
子說話蹺蹊便道你若拾得還了我有許多銀子在
上分你做本錢哩陸五漢見說有銀子動了火問道

拾到是我拾得你說那根由與我方纔還你婆子叫
到裏邊去一五一十把那兩个前後的事細細說與
陸五漢探了婆子消息心中歡喜假意驚道早是與
我說知不然幾乎做出事來婆子道却是爲何陸五
漢道自古說得好若要不知除非莫爲這樁事怎瞞
得人的耳目況且潘用那个老强盗可是惹得他的
麼倘或事露曉得你賺了銀兩與他做腳那時不要
說把我做本錢只怕連我的店底都倒在他手裏還
不像意哩陸婆被兒子一嚇心中老大驚慌道兒說
得有理如今我把這銀子和鞋兒還了他只說事體

不諧不管他閒帳罷了。陸五漢笑道：這銀子在那里？陸婆便上取出來與兒子看。五漢把來往了，道：母親，這銀子和鞋兒留在這里，萬一後日他們從別處訪出事來，連累你時，把他做个證見。若不到這田地，那銀子落得用的，他敢來討麼？陸婆道：倘張大老來問回音，却怎麼處？五漢道：只說他家門戶緊急，一時不能。若有機會，便來通報。回他數次，自然不來了。那婆子銀子鞋兒都被五漢拿去，又不敢討，手中沒了把柄，又怕弄出事來，也不敢去約張蓋。且說陸五漢把這十兩銀子辦起幾件華麗衣服，也買一頂新紗巾

見到晚上等待爹睡了約莫一更將分將行頭打扮
起來把鞋兒藏在袖裏將鎖反鎖了大門一徑到潘
家門首其夜微雲籠月不甚分明且喜夜深人靜陸
五漢在樓墻下輕輕嗽一聲上面壽兒聽得連忙
開窗那窗臼要呀的有壽兒恐怕驚醒爹媽卻卓
上取過茶壺來酒些茶在窗邊開將去就不響把布
一頭緊緊的縛在柱上一頭便垂下來陸五漢見布
垂下滿心歡喜撩衣拔步上前雙手挽住布兒兩腳
踏在墻上逐步捱將上去頃刻已到樓窗邊輕輕跨
下壽兒把布收起將窗兒掩上陸五漢就雙手抱住

可惜可惜

如見如聞

便來親痛壽兒，即把舌兒度在五壽口中。此時兩情
火熱，又是黑暗之中，那辨真假，相偎相抱，解衣就寢。
五漢將壽兒雙股指開，驀身上去。壽兒亦聳身而就。
真个你貪我愛，被陸五漢恣情取樂。正是
荳蔻包香，却被枯藤胡纏；海棠含蕊，無端暴雨摧
殘。鵂鶹占錦鴛之窠，鳳凰作凡鴉之偶。一个口裏
呼肉肉肝肝，還認做店中行貨；一个心裏想親親
受受，那知非樓下可人。紅娘約張珙，錯訂鄭恒；郭
素學王軒，偶迷西子。可憐美玉嬌香體，付與屠酤
市井人。

當下兩歡雲收方纔敘闊五漢將出那雙鞋兒細述向來情款壽兒也訴想念之由情猶未足再赴陽臺愈加恩愛到了四更即便起身開了窗依舊把布放下五漢攀援下去急奔回家壽兒把布收起藏過輕輕閉上窗兒原復睡下自此之後但是雨下月明陸五漢就不來餘則無夜不會往來約有半年十分綢繆那壽兒不覺面目語言非復舊時潘用夫妻心中疑惑幾遍將女兒盤問壽兒只是咬定牙根一字不吐那晚五漢又來壽兒對他說道爹媽不知怎麼有些知覺不時盤問雖然再四回賴過了兩夜防謹愈

發倘然候着大家不好今後你且勿來待他們息些兒再圖歡會五漢口中答道說得是心內也是不然到四更時父下樓去了當夜潘用朦朧中覺道樓上有些唧唧噥噥側着耳要聽个仔細然後起來捉奸不想聽了一回忽地睡去天明方醒對潘婆道阿壽這賤人做下不明白的勾當是真了他却還要口硬我昨夜明明裏聽得樓上有人說話欲待再聽幾句起身去捉他不想却睡着去潘婆道便是我也有些疑心但算來這樓上没个路道兒通得外邊難道是神仙鬼怪來無踪去無影潘用道如今少不得打他

姐拷問他真情出來潘婆道不好常言道家醜不可外揚若這一打鄰里都要曉得了傳說開去誰肯來娶他如今也莫論有這事沒這事只把女兒臥房遷在樓下臨臥時將他房門上落了鎖萬無他虞你我兩口搬在他樓上去聽看夜間有何動靜便知就裏潘用道說得有理到晚間喫夜飯時潘用對壽兒道今後你在我房中睡罷我老夫妻要在樓上做房了壽兒心中明白不敢不依只暗暗地叫苦當夜互相更換潘用把女兒房門鎖了對老婆道今夜有人上樓時拿住了只做賊論結果了他方出我這氣把

窗兒也不扣上准候拿人不題潘用夫妻商議且說陸五漢當夜壽兒叮囑他且緩幾時來心上不悅却也熬定了數晚果然不去過了十餘日忽一晚淫心蕩漾按納不住又想要與壽兒取樂恐怕潘用來捉奸身邊帶着一把殺猪的尖刀防備出了大門把門反鎖好了直到潘家門首依前咳嗽等候一回樓上毫無動靜只道壽兒不聽見又咳嗽兩聲更無音響疑是壽兒睡着了如此三四番看看等至四鼓亭已不諧只得回家心中想道他見我好幾夜不去如何知道我今番在此這也不要怪他到次夜又去依原

不見動靜等得不耐煩心下早有三分忿怒到第三夜自己在家中喫个半醉等到更闌捎了一張梯子直到潘家樓下也不打暗號一徑上到樓窗邊把窗輕輕一推那窗呀的開了五漢跳身入去抽起梯子閉上窗兒摸至床上來正是

一念願邀雲雨夢　片時飛過鳳凰樓

卻說潘用夫妻初到樓上這兩夜有心採聽風聲不敢熟睡一連十餘夜靜悄悄地老鼠也不聽得叫一聲心中已疑女兒沒有此事隄防便懈怠了非有偶然恰好這一夜壽兒房門上的搭鈕斷了下不得鎖

潘婆道只把前後門鎖閉房門上用个封條封完這一夜料沒甚事潘用依了他說話其夜老夫妻也用了幾杯酒帶着酒興兩口兒一頭睡了做了些不三不四沒正經的生活身子困倦緊緊抱住睡熟從此五漢上來開門適値分毫不知且說五漢摸到床邊正要解衣就寢却聽得床上兩个人在一頭打齁心中大怒道怪道兩夜喚數他只假睡着不瞅采我原來這淫婦又勾搭上了別人却假意推說父母盤問教我且不要來明明斷絕我了這般無恩淫婦要他怎的身邊取出尖刀把手摸着二人頸項輕輕透入

尖刀一勒完將潘婆殺死還怕咽喉未斷把刀在內三四攪眼見不能活了覆刀轉來也將潘用殺死揩抹了手上血污將刀藏過推開窗子把椅兒墊下跨出樓窗把窗依舊閉好輕輕溜將下來揭起椅子飛奔回家去了且說壽兒自換了臥房恐怕情人又來打暗號露出馬腳放心不下到早上不見父母起身一日方纔放心到十餘日後全然沒事人道一日睡醒了守到巳牌時分還不見父母下樓心中奇怪曉得門上有封記又不敢自開只在房中暗道爹媽起身罷天色晏了如何還睡叫喚多時並不答應

只得問了房門走上樓來揭開帳子看時但見滿床流血血泊裏挺着兩个屍首壽兒驚倒在地半晌方甦撫床大哭不知何人殺害哭了一回想道此事非同小可若不報知鄰里必要累及自己即使取了鑰匙開門出來却又怕羞立在門內喊道列位高鄰不好了我家爹媽不知被甚人殺死乞與奴家做主連喊數聲那些對門間壁并街上過往的人聽見一齊擁進把壽兒到猜在後邊都問道你爹媽睡在那里壽兒哭道昨夜好好的上樓今早門戶不開不知何人把來雙雙殺死衆人見說在樓上都趕上樓揭開

帳子看時老夫妻果然殺死在床衆人相看這樁又臨着街道上面雖有樓窗下面却是包蘆墻無處緣梯上來壽兒又説門戶都是鎖好的適纔方開家中却又無別人都道此事甚是蹊蹺不是當夜的即時報地方總甲來看了同着四鄰引壽兒去報官可憐壽兒從不曾出門今日事在無奈只得把包頭齊眉兜了鎖上大門隨衆人望杭州府來那時鬨動半个杭城都傳說這事陸五漢已曉得殺錯了心中懊悔不及失張失智顛倒在家中尋鬧陸婆向來也曉得兒子些來踪去跡今番殺人一事定有干涉只是不

敢問他却也懷着鬼胎不敢出門正是

理直千人必往　心虧寸步難移

且說衆人來到杭州府前正值太守坐堂一齊進去禀道今有十官子巷潘用家夜來門戶未開夫妻俱被殺死同伊女壽兒特來禀知太守喚上壽兒問道你且細說父母什麼時候睡的睡在何處壽兒道昨夜黃昏時喫了夜飯把門戶鎖好雙雙上樓睡的今早巳牌時分不見起身上樓看時已殺在被中樓上窗槅依舊關閉下邊門戶一毫不動封鎖依然太守又問道可曾失甚東西壽兒道件件俱在太守道豈

有門戶不開却殺了人東西又一件不失事有可疑想了一想又問道你家中還有何人壽兒道止有嫡親三口並無別人太守道你父親平昔可有仇家麼壽兒道並沒有甚仇家太守道這事却也作怪沉吟了半晌心中忽然明白教壽兒擡起頭來見包頭蓋着半面太守令左右揭開看時生得非常艷麗太守道你今年幾歲了壽兒道十七歲了太守道可曾許配人家麼壽兒低低道未曾太守道你的睡處在那里壽兒道睡在樓下太守道怎麼你到住在下邊父母反居樓上壽兒道一向是奴睡在樓上半月前換

下來的太守道爲甚殺了下來壽兒對答不來道我知爹媽爲甚要換太守明道這父母是你殺的壽兒着了急哭道爺爺生身父母奴家難做這事太守道我曉得不是你殺的一定是你心上人殺的快些說他名字上來壽兒聽說心中慌張賴道奴家足跡不出中門那有此等勾當若有時鄰里一定曉得爺爺問鄰里便知奴家平昔爲人了太守笑道殺了人鄰里尚不曉得這等事鄰里如何曉得此是明明你與奸夫往來父母知覺了故此半月前換你下邊去睡絕了奸夫的門路他便忿恨殺了不然爲甚換你在

樓下去睡俗語道賊人心虛壽兒被太守句句道着心事不覺面上一回紅一回白口內如吃子一般半个字也說不清潔太守見他這个光景一發是了喝教左右拶起那些皁隸飛奔上前扯出壽兒來如玉相似那禁得恁般苦楚拶子纔套得指頭上疼痛難忍即忙招道爺爺有有有个好夫太守道叫甚名字壽兒道叫做張藎太守道他怎麼樣上你樓來壽兒道每夜等我爹媽睡着他在樓下咳嗽為號奴家把布接長繫一頭在柱上垂下他從布上攀引上樓未到天明就便下去如此往來約有半年爹媽有些

却覺我次將奴盤問被奴賴過奴家囑付張蓋今後莫來省得出醜張蓋應允而去自此爹媽把奴換在樓下來睡又將門戶盡皆下鎖奴家也要隱惡揚善情願住在下邊與他斷絕只此便是實情其爹媽被殺委果不知情由太守見他招了喝教放了拶子起發差四个皁隸速拿張蓋來審那四个皁隸飛也似去了這是

閉門家裏坐　禍從天上來

且說張蓋自從與陸婆在酒店中別後即到一个妓家住了三夜回家知陸婆來尋過兩遍急去問信聽

陸婆因兒子把話嚇住，且又沒了鞋子，假意說道：「張
子是壽姐收了。」教多多拜上：「如今他父親利害，門戶
緊急，無處可入。再過幾時，父親即要出去，約有半年
方纔回來，待他起身後，那時可教廝來會。」張蓋只道
是真話，不時探問消息。落後又見壽兒發還相對微
笑，兩下都是錯認。壽兒認做夜間來的，即是此人，故
見了喜笑。張蓋認做要調戲他上手，時常現在他眼
前，賣俏。日復一日，並無確信，張蓋漸漸憔悴，成病在
家，服藥調治。那日正在書房中悶坐，只見家人來說：
「有四個公差在外面，問大爺什麼說話。」張蓋見說，突

了一驚想道昨非妓弟家什麼事故不免出廳相見問其來意公差答道想是為什麼役壇里役事情到彼自知張藎便放下了心討件衣服換了又打發些錢鈔隨着皁隸至府中而來後面許多家人跟着一路有人傳說潘壽兒同奸夫殺了婆娘張藎聽了甚是驚駭心下想道這丫頭弄出恁樣事來早是我不曾與他成就原來也是个不成才的闖貨險些把我也纏在是非之中不一時來到公廳太守舉目觀看張藎却是個標致少年不像个殺人兇徒心下有些疑惑乃問道張藎你如何姦騙了潘用女兒又將他

夫妻殺死那張藎乃風流子弟只曉得三瓦兩舍行
奸賣俏是他的本等何嘗看見官府的威嚴一拿到
時已是膽戰心驚如今聽說把潘壽兒殺人的事坐
在他身上就是青天裏打下一个霹靂唬得半个字
也說不出掙了半日方纔道小人與潘壽兒雖然有
意却未曾成奸莫說殺他父母就是樓上從不曾到
太守喝道潘壽兒已招與你通奸半年如何尚敢抵
賴張藎對潘壽兒道我何嘗與你成奸却來害我起
初潘壽兒還道不是張藎所殺這府見他不認奸情
連殺人事到疑心是真了一口咬住哭哭啼啼張藎

世上冤情如此類者甚多但不得平心斷似如此者太守耳

分辨不清太守喝教夾起來只聽得兩傍皂隸一聲吆喝蜂擁上前扯脚撥腿可憐張蓋從小在綾羅堆裏滾大的就捱着絲結也還過不去如何受得這等刑罰夾棍剛套上脚就殺猪般喊叫連連叩頭道小人願招太守教放了夾棍快寫供狀上來張蓋只是啼哭道我並不知情却教我寫甚麼來又向潘壽兒說道你不知被那个奸騙了却扯我抵當如今也不消說起但憑你怎麼樣說來我只依你的口招承便了潘壽兒道你自作自受怕你不招承難道你不曾在樓下調戲我你不曾把汗巾丟上來與我你不曾

百事真也有一事不真的人也之言似矣

長我的容色莊張藎道這都是了只是我沒有上樓與你相處太守喝道一事真百事真還要多說快快供招張藎低頭只聽潘壽兒說一句便寫一句輕輕裏把个死罪認在身上面供已畢呈與太守看了將張藎問實斬罪壽兒雖不知情因奸傷害父母亦擬斬罪各責三十上了長枷張藎押付死囚牢裏潘壽自入女監收管不在話下且說張藎幸喜皁隸們知他是有鈔主兒還打个出頭棒子不致十分傷損來到牢裏叫屈連聲無門可訴這些獄卒分明是挑一擔銀子進監那个不歡喜那个不把他奉承都來問

道張大爺你怎麽做恁般勾當張藎道列位大哥不瞞你說當初其實與那潘壽姐曾見過一面兩下雖然有意却從不曾與他一會不知被甚人騙了却把我來頂缸你道我這樣一个人可是个殺人的麽衆人道既如此適纔你怎麽就招了張藎道我這瘦怯怯的身子可是熬得刑的麽況且新病了數日剛剛起來正是雪上加霜一般若招了還活得幾日若不招這條性命今夜就要送了這也是前世冤業不消說起但潘壽姐適纔說話歷歷有據其中必有緣故我如今煩送十兩銀子與列位買杯酒喫引我去與

潘壽姐一見細細問明這事我死亦瞑目內中一个獄卒頭兒道張大爺要看見潘壽兒也不難只是十兩太少張藎道再加五兩罷禁子頭道我們人衆分不來極少也得三十兩張藎依允兩个禁子扶着兩腋直到女監欄門外潘壽兒正在裏面啼哭獄卒扶他到欄門只見了張藎便一頭哭一頭罵道你這無恩無義的賊我一時迷惑被你姦騙有甚虧了你下這樣毒手殺我爹媽害我性命張藎道你且不要嚷如今待我細細說與你詳察起初見你時多承顧盼留戀彼此有心以後月夜我將汗巾贈你你將合色

鞋來副我我因無由相會打聽賣花的陸嫂在你家
走動先與他十兩銀子將那鞋兒來討信從來回話
鞋便你收了只因父親利害門戶緊急目下要出去
幾个月待起身後即來相約是從那日爲始約三旅
四約了無數日子已及半年並無實耗及至有時見
你却又微笑數我日夜牽掛成了思憶之病在家服
藥何嘗到你樓上却來誑言我至此地位青兒哭道
負心賊你還要賴哩那日你教陸婆將鞋來約會了
定下計策我共等多時聽着臨下邊咳嗽爲號把布
接長坐下來與你爲號到次夜你果然在下邊咳嗽

我依法用布引你上樓，你出鞋爲信，此後每夜必來。不想爹媽有些知覺，將我盤問幾次，我對你說，此後且莫來，恐防事露，大家壞了名聲，等爹媽不隄防了，再圖相會。那知你這般心賊，就銜恨我爹媽，昨夜不知怎生上樓，把來殺了。如今到還抵賴，連前面的事，都不肯承認。張藎想了一想，道：旣是我與你相處半年，那形體聲音，料必識熟，你且細細審視，可不差麽。衆人道：張大爺這話說得極是，若果然不差，你也須不是人了，不要說問斬，就問凌遲也不爲過。壽兒見說，躊躇了半晌，又睜目把他細細觀看，張藎連問

道是不是伏些說出不要是疑壽兒道聲音甚是下
同身子也覺大似你向來都是黑暗中不能詳察止
記得你左腰間有个瘡痕腫起大如銅錢只這个便
是色認眾人道這个一發容易明白張大爺你且脫
下衣來看若果然沒有明日禀知太爺我眾人與你
為証出你罪名張蓋滿心歡喜道多謝列位連忙把
衣服褪下眾人看時遍身潔白如玉腰間那有瘡痕
壽兒看了啞口無言張蓋道小娘子如今可知不是
我麼眾人道不消說了這便與正兇在明日與你禀
官當下依舊扶到一个房頭住了一宵明早太守升

穿宋禁子跪下將昨夜張蓋與潘壽兒面証之事一一說知太守大驚即便叫出二人覆審先喚張藎上去張藎從頭至尾細訴一遍太守道你那隻鞋兒付與陸婆去後不曾還你張藎道正是又喚壽兒上去壽兒也把前後事又細細呈說太守道那鞋兒果是原與陸婆拿去那晚張藎到樓付你的麼壽兒道正是太守點頭道這等是陸婆賣了張藎將鞋另與別人冒名奸騙你了即便差人去拿那婆子不多時婆子拿到太守先打四十然後問道當初張藎央你與壽兒通信既約了明晚相會你如何又哄張藎不

教他去，却把鞋兒與別人冒名去奸騙，從前說來，饒你性命。若半句虛了，登時敲死。那婆子從實說道，四十打得皮開肉綻，那敢半字虛妄。把那賣花為由，定策期約，連并張藎不過，回來誘兒子殺豬，落掉鞋子，孫兒子恐嚇說話，已後張藎來討信，因無了鞋子，合掏喚他等情，一一細訴。其奸騙殺人情由，却不曉得。太守見說話與二人相合，已知是陸五漢所為，即又差人將五漢拿到。太守問道：陸五漢，你奸騙了良家女子，却又殺他父母，有何理說？陸五漢叫道：爺爺，小人是市井愚民，那有此事？這是張藎央小人求親做線，奸

陸用兒思大以一り釁之縁九月丞广大一大守一依事行誤夭以一巫了之夭一阿上消之女者丨可不杭

了潘家女兒殺了他父母怎推到小人身上壽兒不等他說完便喊道奸騙奴家的聲音正是那人爺爺止驗他左腰可有膿起瘡痕便知真假太守即教皁隸剝下衣服看時左腰間果有瘡痕隆起陸五漢方緘口軟達稱情願償命把前後奸騙誤殺潘用夫妻等情一一供出太守喝打六十問成斬罪追出行兇尖刀上庫壽兒依先原擬斬罪陸婆說誘良家女子依律問徒張藎不合希圖奸騙雖未成奸實爲禍本亦問徒罪召保納贖當堂一一判定罪名備文書申報上司那潘壽兒思想起被陸五漢奸騙父母為我

而死，出乖露醜，懊悔不及，無顏再活，立起身來，望那牌階沿青石上，一頭撞去，腦漿迸出，頃刻死于非命。

可憐慕色如花女，　化作含冤帶血鬼。

太守見壽兒撞死，心中不忍，喝教把陸五漢再加四十，湊成一百，下在死囚牢裏，聽候文書轉日，秋後處决。又拘鄰里將壽兒尸骸擡出，把潘用夫妻家私盡皆變賣，備棺盛殮三口，買地埋葬，餘銀入官上庫。不在話下。且說張藎見壽兒觸階而死，心下十分可憐，想道皆因爲我致他父子喪身亡家，回至家中，將銀兩酬謝了公差獄卒等輩，又納了徒罪贖銀，調養好

了身子。到僧房道院禮經懺超度齊壽兒父子三人。自己喫了長齋。立誓再不奸淫人家婦女。連花柳之地也絕足不行。在家清閑自在。直至七十而終。時人有詩歎云。

賭近盜兮奸近殺。古人說話不曾差。
奸賭兩般都不染。太平無事做人家。